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舉人臣周連元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三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敷布也猶與猷同回邪遹辟沮止邛病也言旻天之疾威遍布于下土故下土之人謀猶邪辟而無所底止也夫人之謀固多不臧亦有臧者乃臧者不

從而不臧者反用焉我從旁而觀之葢愈謀而國愈病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羣謀以類相從其潝潝然和者黨同而無公是也其訿訿然詆者伐異而無公非也志卑識鄙亦可哀矣惟其無是非而有同異故謀之是者與已不同則俱

違焉謀之非者與已不異則俱依焉我從旁而觀之其謀不知何所至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朱子曰卜筮數則煩瀆而龜亦厭之故不復告以吉凶謀夫多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葢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究何

得于道路哉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程法經常潰決也言謀之所以回遹者由為謀之人不考古人之成法以為程式不揆天下之大勢計其經常上之人惟淺近之言是聽下之人惟淺近之言是爭是以謀夫愈多而愈不集也朱子曰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

李樗曰謀之遠者似迂濶而難行謀之近者似便捷而易用不知近者雖有小利而其害隨至遠者雖無近功而可以終身無害茍非上智之人惡能慎擇而决所從哉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賦也止定也膴多也艾與乂同肅乂哲謀聖洪範五事之徳也言謀猶如此是在位者無可與言矣然國

於天地必有與立今雖播遷而有聖者焉不盡否也天生蒸民必有恒性今雖凋敝而有哲謀者焉有肅乂者焉是在下者未嘗無善人也但當此旻天疾威小人盈庭之日將挺身而與爭則必至得禍而其人敗矣將隨聲而附和則喪其所守而其人愈敗矣如彼泉流淪胥而不可止也君子欲保全善類故勸其無淪胥以敗而思所以自雾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比而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此言君子自處之道也不敢暴虎不與爭而攖其怒也不敢馮河不附和而蹈其波也既不激而不隨惟有守道以俟時耳事無兩可必有一是既知其一不必更知其他矣然當此天人交病之日雖守道豈易言哉必戰戰戒懼兢兢慎持苟非道者斷不敢近如臨深淵惟恐陷而溺也即是道者亦必謹而行之如履薄冰惟恐肆而蹶

也易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言涉亂世之末流如需于泥敬而慎之斯不淪胥以敗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憂世也觀陰陽否泰之數君子小人常並生者也取舍有定則君子在上是非不明則君子在下君子既在下矣而猶挾其是非以與在位之小人爭必不勝也有淪胥以敗耳故有心

斯世者不敢輕為犯患之事而守道以全身其全身也非為身也自全其身共相警戒以全善類之身則否之碩果不食即泰之拔茅彙征全其身正所以全天下也臨深履薄豈徒然哉然此亦視其時與位焉小旻之詩人一則曰我視謀猶再則曰我視謀猶是乃局外旁觀之人故可守道以俟時若已親與其謀在發言盈庭之列自當身執其咎而猶欲畏慎以免禍則又非

君子之道矣世之與人家國而緘默自全者無以小旻為口實可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翰羽戾至也明發將旦也二人謂父母也此孝子戒勉其兄弟也言鳴鳩雖小奮飛可以戾天以興人苟奮勉皆可至於善也是以中心憂傷念我之不及先人又懷父母生我之恩欲奮勉以慰親

志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

賦也齊整肅也聖睿思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

此因懷父母而戒兄弟也言人能整肅於外睿思於

内則德性堅定雖飲酒而温恭以勝之不為酒困也

彼昏然而不知者内既不聖又加之以醉而日甚則

外益不齊而德喪矣故願兄弟之戒之也各敬爾儀

齊乎外以養其中斯聖通性定而命立不然則福去災生天命不可以又邀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威儀之節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蟲蜾蠃土蜂也土蜂取桑蟲而負之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

朱子曰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矣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道以似之可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何楷曰兄弟者親之枝也子者身之枝也各敬威儀以善其身所以繼先人也教子式穀以繼其身亦所以繼先人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揺人之黽勉不已者似之邁征皆往也忝辱也言視彼脊令飛鳴勤勞如此我與兄弟豈可自暇逸乎况我之日既邁矣爾之月亦征矣逝者如斯老將至矣而德業不進父母之生我何爲乎故願彼此奮勉早作遲寐窮日之力以敬身而敎子庶乎可以不辱其所生也東方朔曰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譬如脊令飛且鳴矣此之謂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比而賦也桑扈食肉之鳥交交往來之貌塡與瘨同病也岸與犴通鄉亭之獄也桑扈啄粟非所食而食也喻民貧也病寡岸獄非所繫而繫也言刑繁也民貧易於爲非刑繁易於觸禁則所以敬身而不辱其親者宜更加謹矣故握粟出卜問何時而能穀憂之甚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氷

賦也詳言求穀之道也溫溫和柔以敬人也如集于木恐失禮而隕越也惴惴小心以敬已也如臨于谷恐狥欲而陷溺也戰戰兢兢以敬事也如履薄氷恐履錯而顛躓也此各敬爾儀之實功以此自為則能穀矣以此教子則能似矣必如此而後無忝所生有懐二人不忝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孝子繼志也為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之心惟望子之保身惟望子之免禍兄弟皆親之子也兄弟之子親子之子也皆親之所懐也人子懐親則必懐親之所懐故自敬其身勸兄弟各敬其身勸兄弟各教其子以敬身一家之人皆為善以免禍而後親心乃慰一有不謹則天命不又而忝所生矣日夜戰兢有以也樂正子春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

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孝矣詩人其知之矣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拊翼貌鸒雅烏孝烏也斯語辭提提羣飛貌此幽王之太子被廢而作此詩也言鸒歸飛而提提

者戀其母也民皆有親故莫不穀而我獨得罪於父母是辜於天也我何為而辜于天實不知我罪之所在則雖憂而末如之何矣葢自怨已之有罪而不知非自以為無罪而怨父母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比也踧踧平坦貌周道大路也鞫塞也路不行則草塞之矣言父子相親人之大倫猶周道也今遭讒閒

則是周道不行而茂草塞之矣遭人倫之大變是以
心傷如擣假寐永歎未老而用老不病而如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
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賦也桑梓二木名父母所植也屬連也毛髪也離麗
也裏腹也言桑梓父母所植猶必恭敬況父母乎所
瞻仰者惟父所依戀者惟母而卒不我愛豈我獨非
父母之所生乎不然則生我之日辰有未善乎求其

說而不得所謂不知我罪之伊何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也嘒嘒聲相續也漼深也淠淠衆也言柳茂而蟬鳴焉已獨失其庇蔭而哀號無所也淵深而葦植焉已獨離其故土而結根無地也譬之舟隨水流不知所至矣葢是時太子已奔申而王怒未息故前猶假寐而今不遑焉不知流離何所止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壊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比也伎伎並足而俟也雉鳴曰雊言鹿奔而猶俟戀其麀也以比人皆愛其子也雉朝而即雊求其雌也以比人皆愛其妻也而已獨隻身出奔不敢顧其妻子有如壊木不生枝葉其情實可哀矣寧無有知之者乎葢猶望王之憐之也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相視先縱墐埋既盡也言免急投人尚有憫其窮廹而縱之者路有死人尚有哀其暴露而埋之者為其心之不忍也乃君子之秉心一於忍而並不哀憫則已之必死而且不葬可知矣然無可如何惟有涕泣而已此則所謂無所逃而待烹者也小雅怨悱而不亂小弁有焉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也醻飲也惠和舒緩究察也掎繩拖之也杝手披之也佗加也此承上文言君子之所以忍者由於信讒言而即行之也君子之所以信讒者由於心不和平不舒緩而徐察之也夫伐木者於其將仆尚不即斷而用繩拖之析薪者於其將開尚不用斧而以手披之葢少緩須臾則理解可得而王不舒究是以舍有罪而加無罪耳苟平心而徐察之讒言豈得行

哉蓋始終有望於王也怨而不忘慕子之於親當如是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

比也此推讒言之所由生也言王之左右皆可畏之人也其髙者莫匪山皆能為險阻者也其深者莫匪泉皆能興波瀾者也若輕於漏言則四垣皆耳變故叢生不惟已罹其毒并恐王亦受害故願君子之戒

之也逝梁發笱毁巳成之功也葢太子之立久矣彼亦必有所知之人彼亦必有所樹之績此則事關宗社非爲一巳故望勿隳之也當此之時一身不保而猶望王之慎言猶望王之遠慮此則性情之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故聖人有取焉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怨慕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王信褒姒之讒也廢申后太子宜臼

奔申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故太子作此詩自怨已之有罪而不知且望王之慎言而徐察之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

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幠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幠予慎無辜

賦也幠大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言昊天者人之父母何為使無罪之人遭此大亂今昊天

之暴怒亦已太甚而予慎審之實無罪辜也葢詩人受害而不知所由故呼天而訴之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君子指王也遄速沮止祉亦止也此言亂之所生匪降自天也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故亂之初生由於不信正人之端已隱含於王心故小人因而讒之王遂信之而亂又生矣如君

子聞讒人之言怒而責之聞讒人之言止而拒之則讒止而亂何由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賦也要言曰盟按春秋之世人君有與其臣下盟者觀周鄭之交質則王之盟其臣可類推也餤進也止共盡職也言王不信正人而屢與之盟則正人自疑而亂長矣讒賊猶盜也王信盜而愈疑正人則亂暴

矣夫盜不可信而王信之者以盜言之孔甘也葢讒人敢為大言將建大功是以亂幾愈進而其實不能盡職徒為王之病而已矣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賦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謀莫定也毚狡也言天下之大功惟君子能建之天下之大謀惟聖人能定之讒人何人而敢為大言彼之居心我揣而知

之矣外以甘言欺王實欲於中取利如彼田夫意在獲免而已非果有社稷生民之至計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比而賦也荏染柔貌蛇蛇安舒也碩大也顔厚不知恥也言讒人之不能盡職王亦宜知之焉讒人本無才力皆由王寵用之如荏染之柔木乃君子之所樹也彼其言之而往來行之為功為過君子之心能數

之也果其數之則知蛇蛇之大言不過自其口出實未嘗行也未嘗行而敢言者彼有利口又有厚顔故巧言欺人靦不知恥耳王乃信之宜其亂如此憮也豈昊天為之哉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水草之交曰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為微腫足為尰言此讒人何人哉非有名望也居

河之麋非有憑借也無拳無勇非有材武也乃敢為大言以階亂者不過無恥而欲獲利耳其實不能獲也試思爾之言既大矣微而且尰爾勇伊何豈能勝此大任乎且爾之謀將多矣居河之麋爾徒幾何豈能辦此多事乎情見勢絀不惟無利且將獲罪既害人而又害已何為為此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讒人也首章疑亂之降自天也次章推

亂之由於讒也三章刺讒人之欺罔也四章刺讒人之貪鄙也五章開王心之悟欲其不信讒也所以止亂也六章覺讒人之迷欲其不敢讒也亦所以止亂也蓋小人不明於是非而明於利害忠告而善道之使知工讒之無利而有害則讒人止而亂亦止矣易小畜之初爻曰復自道畏小人而避之也三爻曰夫妻反目恐小人而與爭也五爻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隣化小人

使為我用也避之者止於潔身忿爭者適以賈禍惟化小人而用之乃可以易亂而為治此聖人轉移天下之大權詩人其知之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不知其為人也艱險也我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内諸侯也暴公譖蘇公蘇公知之而不欲斥言之故但指其從者言彼何人哉其心甚險胡過我

梁而不入我門問其所從乃暴公也則暴公之為人可知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已與暴公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同行本亦相得誰實先之而為此禍乎今我既被譖而失位又不入而唁我是必以我為不可也但思始者爾與我相好之時未嘗云我不可始可而今不可是何故

哉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塗也梁在門外陳則門内矣逝梁猶曰他往逝陳則是來窺伺也乃聞其聲而又不見其身行蹤詭秘如此蓋以人為可欺故不愧也而天不可欺寧不畏于天乎蓋猶望其愧畏而知止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

攪我心

賦也忽然而來曰飄風攪亂也言既不入我門不見其身則從此不復逝梁可也乃忽然而來有如飄風不南不北又逝我梁則是祇亂我心使不得安也胡

為乎然哉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言爾逝梁而不入

門必謂疾行而不暇入也然我聞爾脂爾車矣爾之徐行尚不暇息爾之疾行豈暇脂車非疾行而不入見我必疑我之怨爾也不知我不惟不怨且實望爾則爾自當一來云何不來而使我日望之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返易平否隔祇安也言我之望爾有故也爾既譖我又疑我之怨汝勢必又起波瀾故望爾來也

往不暇入還猶可入爾還而入彼此一見則知我心平易不汝怨也若還而不入彼此之情隔而不通則爾心之孔艱我不得而知之矣何不一來而使我心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壎篪樂器土曰壎竹曰篪貫繩連之也諒信也三物犬豕鷄也詛盟也言爾入而我心安者非為一

身乃為國也夫我與爾同為王臣猶兄弟也兄弟和而後家成大臣和而後國定故願與爾同聲相應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以和之也况我與爾素日共事如繩聯貫我之誠信爾寧不知如果不知則出此三物以與爾盟可也蓋君子之心惟計國家之安危不計一人之恩怨小人如改前非則君子不念舊惡此心天日可表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

賦也蜮水蟲能含沙以射人而不見其形也靦面相見也極窮也言人之心不必盟而亦可信也為鬼為蜮不見其形則心不可知矣既有面目相見則是人也以人視人既見其形則知其心豈其無窮而不可測哉故爾雖譖我我不怨也作此好歌以窮爾反側之情使知狐疑詭秘之無用而歸於平坦正直則其心不艱而國家永無事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詩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國家之患莫大乎小人疑君子之害已而譖之既譖之矣又疑君子之報復而防之為君子者又不能開誠布公以示其無他於是乎傾軋之患數世不靖此固小人之奸險亦君子有以激成之也若蘇公之於暴公既灼見其詭秘之狀矣而容之以大度孚之以誠心欲其釋疑解怨以共濟國事可

謂得大臣之體矣故聖人有取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小文各見也斐衆文交錯也貝錦錦文似貝也萋斐而成錦者集衆文以成章以比小人雜取衆事而羅織文致之也如是則可以陷人於大罪其所為亦已甚矣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比也哆微張也侈漸大也南箕星也舌廣似箕也哆

侈而成箕者開狹踵爲廣舌以比小人因其小事而箴揚張大之也如此則其人欲辨而不能其爲謀亦已巧矣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往來傳播所由萋斐成錦也然爾雖巧言尚宜愼之聽言者有時而悟則以汝爲不信矣言無實者必敗露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賦也捷捷便利也幡幡反覆也反覆便利所由哆侈成箕也然爾譖人人亦譖爾則今之受於汝者終且還於汝矣所謂出爾反爾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譖行而得意則為驕人矣被譖而得罪則為勞人矣驕人罪盈乃好好而無恙勞人可憫乃草草而幽憂惡不得禍而善不得福天道不可知矣故呼蒼天而訴之也輔廣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

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章首二句重出衍文也投棄畀與也有北寒凉不毛之地也言平日嫉讒人而思所以處之意欲投畀豺虎使食其肉乃豺虎亦惡其肉而不食也又欲投畀有北使寒餓以死乃有北又惡其人而不受也不得已而呼蒼天使投有昊庶天網恢恢無所逃其

誅矣皆深惡而痛絶之詞故曰惡惡如巷伯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猗加也畝丘高地寺人內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可以加於畝丘以興賤人之言可有補於君子也寺人孟子痛其為寺人也既被讒而受宮刑雖嫉讒人亦無及矣故述其被讒之由而作為此詩使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知讒人之可畏而預絶其萋菲哆侈之端則讒言不興而禍可免矣豈徒曰投譖人於有昊也哉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二章章六句

巷伯嫉讒也巷宫内道名伯巷官之長也寺人為之故以名篇班固作司馬遷賛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是也讒人可嫉人皆知之而聖人有取於巷伯者為其知止讒之道也天下無無因而起之事萋菲成錦集衆事以為

一然究有可集之端也哆侈成箕指小事以成大然究有可指之實也毛傳曰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是也避嫌不審皆由於不敬自謂大端已是而不謹於微自恃此心無他而不避其似小人執其微與似者以譖之則無以自解矣故自傷而作此詩欲君子敬而聽之正欲君子聽而敬之也聽而敬之謹小慎微別嫌明疑則讒言無由生矣故敬者止讒之道也沔水之詩曰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之謂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頻也谷風山風也山風頻來惟雨隨之雨能鮮風之暴而布其澤故風與雨常相須也以興人與友久相處也乃我與爾不然將恐將懼之時人不汝助惟予與汝將安將樂之時而汝轉棄予友朋之義安在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風自上而下曰頹言谷風無雨則自上而下者惟頹風而已不能澤物也以興人無朋友則不能成德也寘于懷者與之久而益親也棄如遺者棄之久而忘之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興也久不雨則風亢故上而不下惟在山巔而已山高風烈不能澤物而反害之故草木不生以興人之氣高性暴則朋友反被其害也故爾於我不止棄之而已且忘我恐懼相與之大德思我安樂以後之小怨勢必至於加害而後已友道至此亦可悲矣呂大臨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真小人之交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友道衰也夫貧賤患難之交至富貴而多易之者非盡人之無良其勢然也當其窮困心畀而無奢望故人小有所施即感激以為大德或直言以責之順受而不敢怨也及乎顯達則氣傲而視物輕向所謂大德今以為泛常矣彼故人者猶挾其舊恩而倨侮之觸忤之故不能受而怨焉德愈久而愈淡怨日積而日深凶終隙末職是故耳故君子之於友欲其不忘富不

忘貧貴不忘賤安不忘危則大德常在而小怨自釋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青貌莪蘩也嚴粲曰始生為莪長大為蒿莪猶可食蒿則無用以比父母生子以為美材至長大而乃無用也劬勤也自傷已非美材不能養親因追念父母之生已勤勞備至而不食其報為可哀之甚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蒿也蒿猶有子蔚乃無有更不如蒿矣劬勞辛苦而已瘁則勞而至於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罍皆酒器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朱子曰言缾罍相資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缾罄罍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

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憂入則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局也成其形也拊撫摩之也畜止養之也長者調和其身體育者涵養其性情兒入則回顧之兒出則追復之父母出入則必懷抱其子也罔無極窮也朱子曰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

以徳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山峯高也發發風頻起也穀善也言山者風之所從生也人莫不生於父母我獨何為而遭此害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與崒同弗與拂同言山者風之所披拂也人莫不養其父母我獨何為而不能終哉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孝子思養親也朱善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曠廢於今日猶幸来日之可繼也若父母既沒則罔極之恩不可得而報矣樹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終天之痛何時可已哉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賦也饛滿貌飧熟食也鄭康成曰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捄長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升鼎實也砥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有位者小人下民也潸涕貌言周之盛時諸侯大夫朝貢往来所至之處饔餼豐盛道路修整故君子履之以為安小人視之以為榮今乃睠言顧之而潸焉出涕者以周道猶是而周政之弊非復前時矣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佻佻弱不勝勞之貌公子貴族也言顧周道而出涕者傷履之者也東方小大之國困於重斂杼柚其空矣富室皆貧而葛屨可以履霜貴族失位而公子至於徒行往來者盡如是故心病而涕出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比也冽寒也泉側出曰氿穫刈也契契憂苦貌憚勞也薪乾而後可烘浸以寒泉則腐而不可爨矣以比民養而後可用困以虐政則勞而不能勝矣故契契寤歎哀東國之勞人而望其息也徐光啟曰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勞也不竭人力不盡人財皆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歸也西人從王者也自西來故曰西人也舟人為西人操舟者也私人為西人服役者也言東人供億專主勞苦不得歸休而西人復出而徵求焉職勞者葛屨履霜徵求者粲粲衣服已觸目而傷心矣至於舟人衣裘是貧者皆富也私人試官是賤者皆貴也蓋征斂之使四出則正供之所入有數官吏之侵漁無窮舟人私人莫不富貴百姓之凋敝可知矣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玉也漢天河也監視也跂隅貌織女星名三星隅置如跂也襄躔次也天有十二次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終日之間自卯至酉七次故曰七襄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不以為漿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不以為長則東人之力竭矣惟望天助之而已維天有漢視之有光則挽天河

以為酒庶可以供西人之飲也織女敏捷終日七襄則請織女使為佩庶可以滿西人之欲也葢無聊之極思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報名也章幅也凡織成幅者皆有名目故曰報章睆圓明之貌牽牛星名與織女隔河而相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先日而出故謂啓明後日而

入故謂長庚天畢畢星也祭器有畢所以助載鼎實者畢星似之故名畢也言徵求供億之勞天亦不能助也織女有織名而已未嘗成報章也牽牛有牛名而已不可服車箱也東有啟明不助東作西有長庚不助西成有捄天畢但布於星之行列而已尚不若有捄棘匕可以升肉也則是東人之困天亦無如何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名箕見於南斗常在北翕引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斗七星四星方象斗三星長似柄也此言天不惟不能助也亦有徵斂之象焉維南有箕固不可以簸揚糠粃維北有斗固不可以挹取酒漿乃箕反翕引其舌若有所吞噬斗轉西揚其柄若有所挹取於東也則天亦似助西人為虐矣盖久困於斗量箕斂之苦故見其似者而即神傷焉亦愁怨

之至矣

大東七章章八句

詩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困也盖平王東遷之初西周之府藏皆失東都之百費繁興不得不有所取於諸侯觀春秋初年天王來求車求賻求金者相屬也一國如此四國可知矣既已多所徵求而所遣之使不恤民艱且於中取利故西人皆

富而東人皆貧觀詩中所詠無以為生而疾視其上茍非文武之遺澤猶存不能以立國矣夫國以民為本衣食器用其末也政以人為實法制禁令皆文也以衣食器用之故而至於困民又不能用人使借法令以營私所謂本實先撥者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賦也徂徃也此大夫行役而遭禍亂也言四月初夏

而我已啟行六月盛暑而我猶徂往煩憂酷熱不勝其苦故呼先祖而訴之言先祖我之自出非他人也寧不憫予而忍使至此極乎無所歸咎之辭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賦也淒淒涼也卉草腓瘼皆病也言征行不已時物遷變未幾而秋日淒涼可以歸矣乃亂離病民如百卉之俱腓則道路梗塞未知何所適而可以歸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賦也言秋日不歸則至於冬矣冬日栗烈又加之以飄風則更甚於秋日之凄凉乃民皆入此室處各善其生而我獨困於道路則不知何為而罹此害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賦也廢變也言前者百卉具腓今則山有嘉卉蓋自冬而春也山尚有嘉卉則朝宜有正人乃在位者皆變而為殘忍賊害不惟不援我而反讒傷之則不知是誰之過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構合也言視彼泉水時清時濁不常濁也而我則既遇亂離又遇殘賊日日構禍如泉之常濁而不清也夫不歸而構禍構禍則愈不能歸不能歸而見王何由而能穀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言不能歸則終於行矣彼滔滔之江漢為南國之紀綱則我亦經營四方為諸侯之紀綱可也乃盡

瘁以仕而王不我有則紀綱之功不成矣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言既不能歸又不可仕則惟有去而已顧亂離皆是也殘賊皆是也天壤之大無可託足之所必如鳥之飛天魚之潛淵乃可也而我匪鶉鳶又匪鱣鮪則末如之何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杞枸檵桋赤楝皆非美材也言仕又不可逃又

不能則此身之存亡不可知矣夫山尚有蕨薇隰尚有杞桋天地之恩細草微木皆荷生成以興朝廷樹人雖不材者亦當矜全之也不得已而作歌以告哀

望王之哀之而我有庶乎猶可以生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告哀也大夫行役經時閱歲可謂久矣自北而南至於江漢可謂遠矣既遭亂離又遇殘賊可謂窮矣觀其欲歸不得欲仕不可欲逃不

能此宜有忿激怨懟之辭乃不惟不怨而已且盡瘁以供職抒誠以告哀雖流離放逐而繫心王室不忘欲返此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四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偕偕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陟山采杞望父母也偕偕從事不得養父母也以王事靡盬之故不得養其父母而且使父母思已故曰憂我父母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溥遍也率循濵涯也言父母已所獨也王事人所同也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皆宜從事而我獨任勞是大夫之賦政有不均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行而不息也傍傍勞而不已也嘉鮮皆善

也將壯也言車馬馳驅而不已者謂我未老而方壯膂力正強可以經營四方也此獨賢之故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閑貌瘁病也或安居於家或盡瘁於國或高卧於牀或奔走於道則苦樂大相懸矣此不均之實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叫呼號召也慘慘苦貌或耳不聞徵發之聲或

面常帶憂苦之狀或退食從容而俯仰作態或經理煩劇而倉卒失容極言不均之致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賦也言不止勞逸不均而已或湛樂飲酒則是既已逸矣且深知逸之無妨故愈耽於逸也或慘慘畏咎則是勞無功矣且恐因勞而得過反不如不勞也或出入風議則已不任勞而轉持勞者之短長或靡事不為則是勤勞王事之外又畏風議者之口而周旋

彌縫之也此則不均之大害而不敢詳言之矣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刺時也夫君子之仕也原以宣勞非求逸也王事靡盬而膂力方剛已欲求逸誰當任勞顧勞可也勞而不均不可也止於勞逸不均猶可也使勞者受逸者之害不可也自古疆埸多事之秋君子竭力致身以勞於外而一二得志之小人居息偃仰出入風議始則媒孽而亂其

謀終則阻格而制其命於是乎賢勞之人功無可成而罷且不免北山之詩人致怨於大夫有以也誰秉國均必有任其責者矣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興也將送也疷當作痕昏也此戒多憂之累心也言無隨大車而行無益於車而止自塵也無逐百憂而思無損於憂而止自昏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興也冥冥昏之甚也頻與耿同小明也將車久則塵愈多故所見者目前之物而已數步之外則冥冥而無所覩也思憂多則昏愈甚故所明者所憂之事而已此事之外則茫然而無所知也心憂則昏而以為明者不出於所明之外是明者小而昏者大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雝塞也塵多之甚則氣閉而不通也重平聲言重昏也頻者昏於大而明於小於所明而又三思焉

則私意起而轉惑并其頻者亦昏矣故曰重也祇自重者言適以重其昏而於所憂之事則毫不能有所轉移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戒迷也人生之憂不可勝述也天運之循環禍福之倚伏如大車之輪轉非人力所能為逐事而思之機愈深智愈巧而禍愈甚故詩人戒以無思也夫無思者非無所用其心也

不思利害而思可否不思趨避而思修為則理得心安而憂自鮮矣咸之九四曰貞吉悔亡勸思理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戒思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艽野地名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毒害也共人僚友之處者即後所謂靖共者也罪法罟網也大夫

困於行役而作此詩言上天照臨下土人之寃苦皆宜鑒之我為人所害而西征至於艽野可謂遠矣二月之初已罹於寒又由寒以至於暑可謂久矣遠行久役艱阻備嘗其人之害我亦大苦矣因思我之僚友意欲援我使歸故感激而至於涕零然我豈不懷歸哉畏此法網之密恐歸而又獲戾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

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歲除也周之二月歲除之時也庶多也睠睠勤厚之意譴責也言昔以歲莫往今未知何時還而歲又莫矣且身獨而事多又恐辦理不暇是以睠顧共人思與同事而畏害我者之譴怒未息是以不敢遽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

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奥與隩同歲除之時民皆隩處也蹙急也采蕭積薪也穫菽聚糧也言昔以歲莫往今復歲莫而無由得還者以政事愈急而我愈不暇故采蕭穫菽以為度歲之計其苦無時已矣然不敢怨人也此皆我不聽正直之故因而益念共人至於束裝啟行然終於不歸者畏害我之人反覆無常雖與之釋怨而終不可信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君子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者盡心共者盡職也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式用穀善以與也言我不能歸矣故贈友以言也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當思患而預防之内盡其心外盡其職且擇正直之人相與敬之如神明惟其言之是聽則朋友皆用善道以與汝庶乎可以免禍矣盖深悔已之濫與小人而

不聽正言故願共人之無蹈覆轍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息心安也言不止身不可安處心亦不可安息也好愛之也言不止其身相與且其心好之也如此則式穀以女不止免禍且可得福矣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勸擇交也大夫與正人兼與小人故受小

人之害而至於遠行不還因勸所與之正人當專心從君子無復與小人為緣也此雖一時憤激之言然果能靖共爾位而好是正直則所以免禍求福之道莫有外於此矣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鼓擊也將將聲大也湯湯水盛也言聞鼓鐘於淮水之上不樂而憂且傷者有懷於古而傷今之不

然也淑人君子以善養人之君子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是故教人以禮則民逸威人以兵則民勞逸則聞音而生樂勞則聽樂而生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然則詩之允懷淑人其故可想矣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喈喈聲和也湝湝流長也悲則更甚於傷矣回邪也懷古人之不回則今人之回可知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役鼓也周禮以鼛鼓鼓役事是也水中之地

曰洲言鼓鐘而又伐鼛是流連而又興作民力竭矣

故傷淮水之涸而洲見也妯動也悲而且驚則心動

矣猶似也言古人之德殊不似今人也葢至此始微

露憂心之故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賦也欽欽聲有節也琴瑟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之

樂也雅南樂章儀禮工歌三笙入三間歌三皆雅也
上關雎笙鵲巢上葛覃笙采蘩上卷耳笙采蘋皆南
也籥舞罷也僭差也言樂聲舞容皆不僭而傷悲且
妯者其樂是而其人非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可以知禮樂之本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

鼓鐘傷時也序曰刺幽王也考之載籍無幽王
東巡之事韓詩謂昭王時作而亦無確據史稱

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廵歸伐徐徐與淮近竹書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江遂伐越既由江至越則淮之南北屢經之矣傳曰穆王廵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鼔鐘之作與祈招同旨其為穆王時詩無疑也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有以也懷其尚

德而不勞民之力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主祭者自謂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積粟曰庾十萬曰億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是也侑勸食也介助景明也言蔪除茨棘以為田畝自昔先人何為如此乎蓋將使我於

此蓺黍稷也我黍我稷我所蓺也我倉我庾我黍稷之積也國非無良農也以為人之為之不如我所自為之誠也於是酒食享祀妥侑介福皆以我之黍稷為之蓋力田以致養乃祭祀之本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敬之容也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

也絜與潔通在滌也埶黍稷滌牛羊粢盛犠牲備而後往烝嘗重之也剥鮮其皮亨熟其肉肆陳其骨體於俎將奉而進之也屢言或者各司其事非一人也祊廟門内也祭祊求神也祀事與祊並舉者也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也皇君臨之也神保保先祖以來者護從之屬也求神而神来乃孝孫之慶故神報以福併報以壽也此初獻之事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踖踖敬而敏也孔碩牲體大也言薦熟也燔燒肉炙炙肝言從獻也禮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莫莫敬而靜也凡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豆所以盛羞者君婦所為也孔庶多也二羞皆具言備物也賓

客四方來助祭者賔長為賔衆賔為客也獻酬交飲也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賔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賔而賔酬之也交錯旅酬也衆賔與兄弟皆遍也卒盡也言其禮儀盡合法度而笑語盡得宜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有笑語也格至也前言饗者初来而饗其祀今言格者親至酬獻之地而報以福壽若與之相酬酢也此亞獻終獻之事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勞也幾期式法也齊整肅也稷敏給也匡正敕戒也言主人甚勞而行禮莫愆故神使工祝往告孝孫而賞賚之也苾芬孝祀言黍稷馨香牛羊肥腯也神嗜爾飲食之豐潔故予爾以諸福之物如期而來如法而具也踖踖莫莫既齊也孔碩孔庶既稷也禮儀卒度既匡也笑語卒獲既敕也神悅爾禮容之

莊敬故錫爾以衆善之極億萬斯年永永無已也朱子曰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是也此言獻畢受嘏之事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賦也既備禮成也既戒樂止也徂位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告利成也神無形而言具醉者誠敬之至

如見之也尸稱皇尊之也神依於尸神醉故尸起也鼓鐘金奏肆夏也送尸而先祖歸故神保亦歸矣前同饗今同歸也廢去也朱子曰不遲者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鄭康成曰祭畢既歸賔客之爼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賔客親骨肉是也燕而言私者非狎昵之謂也祭重公義雖諸父亦在臣子之列燕伸私恩故天子諸侯皆尊諸父而與兄弟齒也此送神之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祭畢而燕於寢故廟中之樂皆入奏於寢也綏安也人神之主也祭而受福令祿也燕而人懽則神喜而又降之福故曰以綏後祿也爾殽即所徹之羞也記曰因其酒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是也莫怨具慶所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也小大稽首燕畢祝

嘏也言神既醉飽而使君壽考矣人之意亦與神同也孔惠孔時言此祭甚順於理甚得其時也盡者推其意而廣之使天下之事無不順理而得時也又欲子子孫孫勿廢祭事且引而伸之不數不疏也以祭祀之道通之天下而垂於萬年所以為達孝也此言燕私之事而以孔惠孔時四語總結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天子祭祀之禮也古者天子為籍千畝冕

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於牢芻之三月又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鐘師掌金奏鼓鐘以奏九夏肆夏其一也記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楚茨之義備矣黍稷倉庾躬耕藉田而藏之御廩絜爾牛羊則在滌而芻之也尸稱皇而鼓鐘送之其為天子之禮無疑矣先祖孝孫所以序昭穆也執

爨為俎序事以辨賢也君婦為豆助内以備物也為賔為客尚德而序爵也獻酬交錯以逮賤也父兄燕私以養老也小大咸在以慈幼也正君臣親父子明夫婦貴貴而賢賢老老而幼幼先王所以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矣君子是以知祭之為義大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曽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賦也信與伸通山之引伸綿亘者也甸治也維禹甸之修水道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畎澮達於川則溝洫修而川麓綿亘皆可樹藝矣由是以封建諸侯而原隰墾闢曾孫得以田之也既守封域益修禹功疆以定其經界理以達其遂溝而畎畝之縱横物土之宜而布之矣劉彛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此井田之法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色同也雰雰猶紛紛也霢霂小雨也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陸佃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然雪欲其盛又欲其澤浸之周故繼之曰優渥雨欲其小又欲其膏潤之遍故繼之曰霑足如此則雨雪得宜而百穀生矣朱公遷曰田之治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

賜詳述之不忘本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賦也埸田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也畀與也此承上文而言也南東其畆則疆埸翼翼矣生我百穀則黍稷彧彧矣凡此國中之田皆曾孫之穡故收其所入以為酒食而妥侑皇尸獻酬賓客庶神降我以壽考之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賦也中田公田也八家同井其中為公田内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舎也墻下有樹田畔有植瓜其一也漢書曰瓜瓠果蓏植於疆埸是也瓜成而剝削淹漬以為菹也夫祭祀之菹多矣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而獨有取於中田之瓜者廬舎疆埸皆皇祖所締造瓜瓠剝菹乃

孝孫所經營是以神悦而天降之祜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賦也清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此正言其祭也祭以清酒灌地也求神於陰也從以騂牡迎牲也執鸞刀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啓毛告純也取血告殺也取膋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求神於陽也此祭祊以前

之事也記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此諸侯之祭禮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享薦也苾芬香也言薦熟也祀事薦熟以後之事也何楷曰楚茨詳於後而略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槩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

於後自薦熟以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槩之是也前言畀尸賓以介壽獻皇祖以受祜皆擬議之詞至此則先祖果來而報之以福壽也言皇祖言皇考又言先祖祫祭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諸侯祭祀之禮也左傳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

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信南山之義猶是也疆理田畝先成民也雨雪生穀所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祭以清酒力穡之所為也所謂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從以騂牡畜牧之所得也所謂民力普存而備腯咸有也疆

場瓜菹謂物產之蕃滋也地無遺利而孝無餘恩也苾芬烝享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得天之時因地之利盡人之力蕃物之產致力於民者勤而後致敬於神者備致敬於神者愈備則所以致力於民者愈不得不勤矣君子是以知祭之為義大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計公田也一成十里以萬畆為公田一同百里以萬夫為公田皆十千之數也我田主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畆以養公田者也介廬舍也烝進髦士俊民也言此開明之大田歲取十千之入非以之自有餘也將積而陳之取以食農人也農人足食益肆力於南畆故自古以來常有年也古既如此今亦宜然於是君公親適南畆見其耘耔以時而黍稷茂盛或於廬舍之旁或所止息之處進

髦士而謀之將方社祈雨使今亦有年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禮云稷曰明粢是也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方四方之神御迎也田祖先嗇也周禮凡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善也此與髦士行之也以其粢盛與其犧牲祭社方而祈年非以自為凡以為農夫也又盛樂雩祭迎田祖

以祈雨葢欲大我黍稷使我之士女有養且樂於為善也方社統於地陰祀也故以禮為主祈雨禱於天陽祀也故以樂為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田主也非祭而稱曾孫者民自比於家人故從其廟中之稱也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速也此既雨而廵省也定中之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倌

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是也婦子出餉敏於事也田畯至喜喜其敏也曾孫乃取其左右之所饋而徧嘗其旨否固以見上下之相親而且旨者知其有餘否者知其不足又將取陳以食之也民於是盡力耘耔禾治竟畝可預卜其善且多焉其所以曾孫不怒而農夫克敏者皆上之德意有以感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茨言密比也梁車梁言穹窿也此納稼於

囷之象也坻水中高地京高邱也此積粟於場之象

也箱車箱求倉求箱者將以大車載黍稷稻梁而納

於曾孫之倉也納於曾孫之倉而以為農夫之慶者

曾孫不自食又將取其陳以食農人也曾孫勸農積

粟皆以為民故農夫飲和食德咸欲報君共祝君壽

之無疆上下相親之至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勸農也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農食之所從出也故立國之道勸農為先勸之云者非徒督責之也必有所以養之我取其陳食我農人養之善道也取其陳者出故納新無紅腐也食我農者周之給之不責償也歲取十千有常額也歲豐君取之歲歉君與之水旱不齊而民食常足故雖歉而亦如有年而且為之祈甘雨而且為之省耕耘禾易長畝甘雨時降則歲果

常有而陳陳相因矣此先王之政所以贊天地之化而立烝民之命也匪直此也古者士出於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省耕省耘之暇進髦士而與之講肄則隴畝皆庠序公卿皆師儒矣由是粢盛犧牲教民以禮琴瑟擊鼓教民以樂不怒克敏教民以敬報福祝壽教民以愛既厚其生復正其德本之以愛敬文之以禮樂而皆於勸農得之君子是以知

后稷公劉之造周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若順也蘇轍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其種之也時故其生也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為農夫

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方房也孚甲始生也皁粒汁未漓也稂秀而不實者莠似苗而非苗也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禾也既庭且碩言其苗也既方既皁言其秀也既堅既好言其實也既耘之後百草皆去稂莠似苗猶有存者既實之後并稂莠而去

之則嘉穀愈茂也然又恐螟螣蟊賊之為田稺害也此則非人力所能去故望田祖之神取而付之炎火蓋田祖神農是為炎帝盛夏之時炎帝司令故其祝禱之詞如此此望神為曾孫除害而農夫亦享其利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水氣也萋萋雲盛貌祁祁徐也雲盛則雨多

雨徐則入土也公田曾孫之田也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借八家之力以耕之故曰惟助為有公田也穉晚禾穧束秉把也滯刈之所不及也既無稂莠又無蟲害則所需者甘雨而已而猶欲其先公以及私蓋其尊君親上之義習以性成也雨暘時若則有年矣故於其收斂之時或有未穫之晚禾或有未斂之禾束或有遺忘之秉或有漏滯之穗皆留以為寡婦之利蓋古者鰥寡孤獨待養於上故留所有以與之所

以廣曾孫之仁愛非狼戾而暴棄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來止省斂也婦子饁田敏穫也田畯至喜喜其勤也歲功既成則宜報祭而不遽舉也必待曾孫之來乃祭之欲曾孫主之也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此特舉騂黑者蓋以螟螣蟊賊秉畀炎火故禮南方報祝融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禮北方報元冥也

以介景福農夫為曾孫祈福也輔廣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所以慰上之心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所以愛上之身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報祀也農夫感上之恩德故於收穫之後祀神而為上祈福也歳取十千上不自食所以食農夫也俶載南畝下不自為所以順曾孫也以祈甘雨以穀士女上勤下也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下急上也以社以方農夫之慶上為下祈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下為上報也上下相親至於如此而雨暘有不時若年穀有不順成者乎至於遺秉滯穗惠及鰥寡則庶幾哉大同之世矣雨欲其先之公也不必急巳利欲其公之人也不必私於巳非后稷公劉之盛德曷克臻此君子讀甫田大田良耜載芟諸詩未嘗不神遊於其際也成周之宇宙太和乃至斯乎卜年

卜世有以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此詩以三句為韻矣與止叶茨與師叶珌與室叶同與邦叶也洛水名在東都君子至止者朝會於東都也諸侯皆至則天子之福禄愈多故言如茨積之崇也韎茅蒐韐韠也茅蒐染韠士大夫之戎服也奭赤貌作起也言天子來而百官皆戎服者蓋起六

師以從行欲因朝會以講武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刀下飾琫刀上飾珌玉也鞞琫有珌天子之刀飾也公劉之詩曰鞞琫容刀是也韎韐有奭百官戎服也鞞琫有珌天子亦戎服也家室王室也天子之神武如此知其能億萬斯年保固王室以臨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賦也福祿如茨諸侯以福祿崇天子也福祿既同天子以福祿綏諸侯也邦諸侯之國也天子神武則諸侯畏服而小大相安不惟保王室兼能保萬邦矣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諸侯朝天子於東都而頌美之也朱

善曰周人尚文其弊也恐至於弱故周公戒成

王曰誥爾戎兵名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修戎備於巡幸之時講武事於朝會之日據地勢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祐使諸侯咸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美盛也湑光潤也鄭康成曰華裳裳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主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是也之子謂諸侯也心寫悅而抒也天子遇諸侯而心寫者悅其有才德也君臣相得則聲譽益彰而上下相安是以有譽處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蘇轍曰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爍然如華之黃也朱公遷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於儀則能得君而獲福矣

此美諸侯之能文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或黃或白非一色也沃若柔而潤也言我覯之子見其乘四駱而六轡沃若所謂有力如虎執轡如

組也或有文章或善射御如華之或黃而或白也此美諸侯之能武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此承上二章而言也至治之世必右文文右則武其左也左之而宜者見其才之無不能也右之而有者見其德之無不備也惟其德之存於中者無所不有是以才之見於外者與德相似而無不宜焉以

此見有德者必有才而武功仍本於文德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而嘉美之也瞻洛之頌天子也專美其能武裳華之美諸侯也兼嘉其右文蓋天子神武則足以威服四海而諸侯亦蒙其休諸侯尚文則承宣德意講信修睦而九伐之法雖設而可不用矣詞不同而義各有當也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乾隆御覽之寶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四